

宋

論

衡陽王夫之誤

神宗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條而共實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箱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為妄人豈難辨哉為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又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亮曰無名舜曰無為非無可名而不呼使安石以此對颺於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應之久矣抑誠為堯舜則安石固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儀堯舜所行之成績允矣其僅為唐其然也舜於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害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害言所行善行能軼太曰無名舜曰無為非無可名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而走而飛步趨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為言堯言舜者危也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實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為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為之二典具存孔孟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為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群后皆有王之常法惟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巍蕩故亮曰無名舜曰無為非無可名而不為其為也求一名以為獨至美求一為以為一成一成之例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於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為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倣堯舜所行之成績允矣其僅為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以法法明矣德協於一載於王心人皆可為堯舜者此也道貞乎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皋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岩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凌躡之愕然曰堯舜

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脇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何所不可哉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諉之以易楊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曹丕曰吾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之禍延於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隄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為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諉之而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為焉不然焚我者雖眾弗能驅我於叢棘之中也必為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為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為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銳於欲為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於成也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己之間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所必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為而無必為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摩諸淵以迫脇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為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憎然忘者己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為及其欲有為也為之而成或為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韙之事其風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為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疚於天人者昭著而不能揜夫苟以求己求人必為必不為之衡而定其趨嚮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宏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獎游士也喜諛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捨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污塗哉有所必為骨強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荆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者矣夫君子相天之

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於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唯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沈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也或曰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蹟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益烈該該之辯經經之行奚足道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違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賴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皆在廷在野實實噴噴以爭辦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驚悸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惡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為石重貴者何恃哉於是而神宗若處旃輅之臺臺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於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愚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敝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為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費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馬舟車稊糲芻粟椎牛醢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脩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為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俾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連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礪礪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強兵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

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為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圍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宏圖而戢其求盈無己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賄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為補葺輒貢心臆寒製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閭閻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囊韞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為彰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間無以自振黃天蕩朱仙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趙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鉢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蓄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為戲而以財為彈鵲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許謀為神宗展告徒欲推抑其有為之志宣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惠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祗益其驕而已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為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敵安石不用而宋亦敵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即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眾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內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攷其成乃以印其先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王莽進漢公而言固公則固固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為其所欺者知軼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知言者固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尚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群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於斯矣立聖人之言於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為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為釋氏之言者曰慈閔慈閔亦聖人之仁也為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

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尚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為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進則抑摭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為之動無惑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於理而已耳理期於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惟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為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於心則惻怛不生於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惡不警於志言義者即義矣飾其言於仁義之圍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於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於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戲豫行不急於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為合於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於此乃揖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其學者與實則錄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於戲諭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徵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嘉學之而以為不謬於聖人之言於明道肅然敬之矣於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於蕩開敗度之蘇氏亦翕然推之矣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以憂民博徵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於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開邪以求知人之明不為邪惡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嘗言者不可一槩折也惟於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於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於理者遠盡性而後淫於性者詘至於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於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為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而漸罷指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至於後世人知其為虐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迄至於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也有名異而實同者

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中保馬之害為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值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於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民貪母馬之小利於目前幸牧地之免征於後世實買然而任之迨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徙間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值至二十五金積於閤寺而國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於芻粟寒暑則死於疾疫惟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困時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於飼則一虛一盈孽產自倍自成周以迄於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捍邊陲而不憂其匱奈何以誘愚民而使陷於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於國馬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保甲之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為可使民之親睦而勸於善邪則非片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為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一聞而攜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為互相覺察而姦無所容邪則方未為盜誰能詰之既已為盜乃分罪於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為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鎗之鐵為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為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隸吏得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賞之豪傑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乘以為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於閭中實此致之也溺古不通之士無尊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實此以為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於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群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甯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於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既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抒袖之空於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祖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於官而出財以輸官為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恒有餘而郡庠之積以豐見於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概取之而斂所餘財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偽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差用於是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務聚財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苦於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甯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是而或免或差皆瑣屑以責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於所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為支給民乍脫於煩苛而欣然以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於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

有不容已之務黠吏又以意為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於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概以加之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於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實而溫公之主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弊已極然而民之頽雇而不顧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國不悔也若夫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為正矣納士於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矧白役心於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韜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於上地之位於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於山珠之園於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於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於大經邦制遠之歡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研之於深保合變化之真實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顧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於可為之事斯焉尚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干祿者有鄙心於是而王鑿錢福之徒起而為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以成窮理體道之文而使困於其中始為經義者以革詞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為經義則侮聖人之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於道一無所親如是者凡屢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瘠勁弱於鏡影之中而心之不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士愈偷人爭一牘如冤園之冊復安知先聖之為此言者將以何為邪是經義之納天下於瞽瞍者自成宏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為此不善哉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為流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脇天下曰此聖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固以一揆矣詩云思無疆思焉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於千里之畿而胥盈於千徒溢於萬皆食於公田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義者人為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數逆也為瑣瑣之法以侮聖言者逆也絀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為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誠奇矣惟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

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奇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偶涉伏起受接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彊信之勇加脆弱之孤趙并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唯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須臾之頃姑試其奇發於其所不及防而震挽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挽者固自若也議之於朝廷傳之於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一試吹劍首者之一映而已矣夏未嘗恃西羌以為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於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為之動知裕之道為己滅泓也則使宋蓋盡群羌全有河湟之士十郡孤懸固不能守祇為夏效驅除其能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如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將整六師壓諒祚之疆以討僭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自保於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者棧道劍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而不能前令一矢不及於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試之於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殛矣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僊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震讐契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澶州納賂之辱宗無所屈於契丹內無軍士各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未之餘而尚未自形其不足且繼遷肉袒稱臣與契丹為唇齒則威伸於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謂兵不可狃於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夙將猶存部曲尚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麻之也今抑非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年徒以群羌散弱乘俞龍珂內附之隙微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年而始城武勝七年而始降本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以自彊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乎本征之降未幾而孱懦之東常且憑凌而起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於正也無毫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為謀略不以文法責進止時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臨之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間出奇兵以迅蕩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徵幸之租也師之者速斃而已矣

國民之交敵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而尚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恣其吏私法

以敗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唯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未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慧之慧以為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談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晉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惡鬱乃倏生敗亡皆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之所為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為之髮指而群姦尸祝安石奉為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讐則將伯之助於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旅進固勢出於弗能自己而聊以為緣也勢漸迫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求正於末者末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為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廷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人之必不列於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於上乃以委之於群工於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爭為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為長以貶削為榮以罷閑為樂任意以盡言而唯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謬也非弗能相勸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擣舉及於纖微之過訐譏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群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為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論之各協於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唐垌反覆無恆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淚而惟舌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人哉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斷之不力如先世季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王欽若陳彭年議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損不足聳人主之聽祇以益安石之橫且徒使才氣有裨之士挫折沈淪不為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懲其覆軌望風遁附以群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責焉躬任兩朝定策之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互絕古今神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枚中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愚愿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察辱而引身遠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橫哉韓公尤過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起於嗣君之肺臍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執身有不可辱公亦末如之何也夫秉政以拒邪而使粹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逞者

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姦訟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晚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為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自詡不污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為矣白日隱而繁星隱嚙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字競耀也夫神宗有收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宗猶未做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紊問之豈能酬答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數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於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人小惡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後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恕效人之詞謂而詞謂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惡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待辨者然而遭沅辰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縣迄今為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淑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為梗近蠻之民軀命妻子牛馬粟麥竟能自保則惇之為功為罪昭然不昧胡為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大義論之則其為功不僅此而已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君長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瀆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為夏者其外為夷其外為夏者其中又為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胸膈肘臂相亢惇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且不治則又奚貴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粟部落之魁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駉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拮削誅殺無聞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受成賦於國滁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庠之俾詩書禮樂之澤興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生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

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而取譬夷之士分立郡縣其功薄其德正其仁大矣且夫九州以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至春秋時皆祀皆神明之裔為周之藩臣而自淪於夷則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之君世降道衰陷於非類耳昭蘇而覺被之固有待也是以其國既滅歸於侯服永為文教之邦而華倫攸叙故春秋特書以太其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為梗於中區乎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迨及蕩平皆與汴雜豐錫無異矣然則辰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津登之雲達雖有誅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費我芻糧皆以保艾我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即有怨咨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夫童惇之立心在君生事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既成乎事固有其功既有其功終不可以為罪迄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其沿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棋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獲乎定為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覩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捨哉概之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怙為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F

衡陽王夫之譚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末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向輕君子審乎重以向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為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巖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為者耶古之人知此也故審于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眾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為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群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濟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虐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于脆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即逢貶竄群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為者為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汙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孽息不著而苑牧廢矣民怨于下士怨于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天子且為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于內反面之黨訟之于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膺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是方田自安石勅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年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勿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眾正升因其欲燂之餘燄撤新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泄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勿為之修弛而勿為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勿能須臾

史忍也曾霍光之不若何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既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以公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強識之學食淡衣粗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為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是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為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為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予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予無而計有以妄為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廢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于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錄累也若乃竄竄然若將浼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尚而可以為天子可以為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為尚而賢者誤以為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為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為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銀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即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真既有汰心侵令曰告虛枵抑且橫征別出夫嚙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為新法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為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歎道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為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青宮之日既無以此為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即在屬精

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為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寧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重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即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即及于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宴學上游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于此則有茫然若群川之赴海徒見東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為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則學之不適于用而一听小人之妄為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矣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于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誅其邪而惜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悞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富之相觸于道其交許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為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藉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鄙屋小民粟粟而獲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知者所不能自已抑仁者所不忍忍者也天子大臣葬山椒水渙權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為俗吏之嚆矣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甯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婁之于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撝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三□□內而□□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

也各以其類為辨而相為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實于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于恭顯劉琨之于聰勸陳蕃之子官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于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甯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由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為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即疑于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正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于太后于曼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堯舜

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擬人必于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群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為梁棟焉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非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勿祐祖宗之靈所勿憑保天下目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十齡乃追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帝一日不得□□則此七年者月之朔于夜非日之昱于晝也旦晝雖陰而以昭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蒞眾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惟其所為然且憚于惡而強為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為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為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寔則資己之權藉以為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于子而為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寔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孽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于識知之後告以民主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宏大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之□□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以行其志后一日□□天子一日隔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即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頻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彛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以□制□何殊乎以□□□□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希微之間而詭于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蒼眉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眾望所不歸也使有東園釣者如韓公於英仁一廟祠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群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三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遜焉使恃愚氓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于有為而無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貞之失